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一九八回 狄小霞縱楊魁出險 濟顛僧激祝老從軍

話說楊魁見到寨的八將並接應的菊文龍夫婦三人進寨之後，並無一人出寨，心中正想拚命衝進寨去，查一個真實。那知號聲一起，一眾的妖將將那帥旗的旗桿團團圍住。看官，你道這些妖將怎樣來的呢？只因邵竹進了乾寨，被虹霓劍嚇了逃出，此時天還未明，狄小霞尚未上帳，就連忙走進大帳，預備著人到彌勒峰請狄小霞到來商議。卻然袁甲、陸觸、江片、方專、袁灼、過蓋、莫盤、石就八個妖將，已都由寨中逃出，集在帳上，也都候狄小霞出來再作道理。邵竹道：「列位法將因何不在寨中結果那些末將，反轉逃出寨外，這是何故呢？」老竈一聽，心中罵道：好一個孽畜，你仗著狄小霞寵愛著，你便這樣放肆，我倒要把些小苦他吃吃呢。想罷，便向那七妖丟一丟眼色，回覆邵竹道：「我等之本領委實有限，只能用金光把些末將捉住，自家脫身也算萬幸了，那能比得你邵將軍要怎樣便怎樣呢。」說到此處，只見狄小霞並不曾要人催請上帳，他因聽見宋人劫寨已經到了寨裡，便嚇慌了。連忙裝束停當，宮女們打了宮燈，御隊兵擁簇著出了彌勒峰，匆匆直奔大帳。一到大帳之前，見九個法將都在帳上，不覺吃了一嚇，忙問道：「宋將劫寨，列位法將不去施法捉敵。反轉齊集帳上，是何道理？」眾妖還未開口，老竈忙回道：「末將等已用金光將宋將拿住，但要結果這班宋將的性命，末將等沒這樣能為，非邵將軍邵竹不可。」狄小霞聽說，才要升座，便拿了一支令箭說道：「這班末賊留必為禍，就煩邵將軍辛苦一趟，就寨內統統斬訖了罷！」邵竹一聽，大吃一嚇，暗道：我如出殺他們，那三人劍光一起，不是要去殺人，反是走去送命了。想這老硬殺他害人的本領倒是一等第一呢。想了一想，忽然計上心頭，便回道：「我主勿急，這些來將他們身邊都帶著法寶，如兵器有得近身，末將倒久經殺雞屠狗似的了結掉了。如今只有一法，始終他們被金光罩住，再也逃不了，至多七日，那時通身餓死，不反省些事嗎？」狄小霞道：「將軍既怕費事，朕同將軍一同進寨，發下三口寶劍，諒情再沒有個斬不掉了。」邵竹見狄小霞少不了同他去，他把虹霓劍想了一想。心中格外懼怕。好在他主意多得很，便又說道：「我主這意見越分不妥，如今他□一人困在寨中，我主要用那寶劍必須收起金光，那金光一時收起，保不起殺掉這個，逃掉那個。末將的意見，還是餓的方法最為穩妥。」

就這說話的時候，外面已微有亮光。只見一個小軍手上卷了一個大帥旗，走上帳來，舌頭呵在嘴裡道：「啟吾主，大事不好！小人才到寨前扯這帥旗，那旗桿頂上站了一個人，手上抓了一個大錘，探頭探腦的不知何故？」邵竹一聽，將好借此脫身，便說道：「宋營沒旁人用錘，這一定是楊魁。」狄小霞道：「既是楊魁，將軍等一同前去，趕快將他捉住。但有一層，只要活的，不要死的。」看官，你道狄小霞因何著他們去捉楊魁，要捉活的不要死的呢？他可算了到今日，心裡還是想著楊魁。處處因他這點機會，便救了楊魁的命。前次水上機括拿住，可算是由刀下把楊魁留下來的。就如今日他們這班妖怪，大約沒一個沒傷人的暗器，要不因這句話，自必你放起這樣，他放起那樣，諒情楊魁的本領再怎樣大法，此時一隻腳站在旗桿頂上，還能變個烏鴉逃掉了嗎？就因狄小霞這一句話，所以一個個圍上前來，都不敢用暗器，反轉團團將旗桿圍住，望著他沒有法想。楊魁那知就裡，只曉得眾妖齊上，所好的一些妖將皆圍了靠住旗桿，遠處卻沒一個。楊魁心生一計，便臉向北認定海灘這面，一縱身已到了海灘。就此躡上了冰，連一連二的已到了北岸。心才放下，定一定神，外面天已大靄。曉得所去的人一津陷在金光寨裡，卻然無法可想，只得鬥沉沉的轉身回營。

但那張欽差夜間由□二將發腳過後，他那裡還有心腸睡覺，也就學了濟公叫廚兵暖了一壺酒，拿了一碟小菜，他便坐在帳上，先將捷報並代束高請恤的奏稿寫成。檢點那紙張，見那包丸藥的一張紙還在旁邊，搭眼見那第一句詩便說，冰凍怎樣，卻然碰了踏冰劫寨的機關。因此又將那詩再向下念了一念，方知劫寨的□二個將官，名姓都按在裡面，只少一個楊魁，心中好生奇異，當下又參詳了一陣。聽營外犬聲四起，因帳上垂了外幔，點了燭火，不知外面蹊景。再一定神，消起外幔一望，見天光已經大亮。菊猛、秦高、張霸、海光及那陸殿邦等七個營官已紛紛上帳。張欽差暗道：到這時候劫寨的一個不回，多分凶多吉少。

正在憂愁之際，忽見楊魁悶漉漉的走到帳上。張欽差忙迎起問道：「將軍大事如何？他們一眾將官及兩位夫人呢？」楊魁見問，老大不好意思。只得把金光寨怎樣情形，他們怎樣破寨，自己站在何處怎樣探寨，怎樣逃走，說了一遍。張欽差道：「這樣看來，□一人都陷在寨裡去了。」楊魁見說，便歎了一口氣，半個字也回答不出。張欽差道：「將軍勿慮，我看他們□一人，皆是應有難星，遲早總能遇救。假如派他們就此喪身，那和尚倒不必送八保丸保全他們了。」說著便又將那包藥的紙頭拿出，向楊魁道：「你不看見這□句詩，第一句不是說的凍冰嗎？第二句詩不是說的菊文龍夫妻嗎？其餘各人都是按的姓，獨周禮、周智按的名字，把一個姓反轉用拆字法聯成詩句。照此看來，尚未見事之初，這和尚便已知道，不是事有定數嗎？所惜這和尚不曾追得著，假若聘他做個軍師，法力倒也不在濟公之下呢。」楊魁當下把詩接過細細看了一看，這才明白。忽又笑道：「大帥不必查問這和尚，可知就是濟公聖僧嗎？」張欽差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楊魁道：「大帥不看見那一張仿單上說是老齊水真人救世八保丹，請問齊水是一個什麼字呢？」張欽差一想，大笑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是加倍放得心了。」二人談了一會，曉得各將陷在寨中就是焦躁也是沒有用，只得專候濟公回營再作道理。

但那濟公既知道營裡有這些要事，他因何不回營呢？只因破寨的時候未到，去早也是枉然。兼之不將視三公設法騙出來，這個金光寨也破不妥。就此濟公在視三公家同周家兄弟並褚彪過了一個多月。這日已是臘月二□三日了，玉山的風俗凡女子出門到了一個月的日期，為叫「滿月」。女家這一天是最熱鬧的，凡新娘新婿請親六眷通身清來，為叫「做滿月」。祝三公因揀著這有模有樣的一個女婿，格外擺個場面把人看看。三日前就親戚、朋友、鄰居、田客都下了請帖。到了二□三這一天，各事都停妥了，覺得得意不過，便在周信這邊喊人倒了一盅茶來，坐在濟公旁邊，同濟公攀談攀談。濟公曉得這人一生好名好勝，又曉得他的性情一生不怕狠，不受騙，最服的是一個激字。見他到來，便冷冷的向他笑了一笑道：「俺和尚有件奇事，到今日都都不通。江南好本領的人，第一要算你，第二才數到馬如飛。俺不知是個什麼道理，就由馬如飛到了這剿匪營幾個月，皇上也曉得他是個忠臣，百姓也曉得他是個義士，江湖上也曉得他是個英雄，如今連三歲才說話的小孩子，只要提到馬如飛這三個字，都知道是一個武將。你曉得俺在此擾了你一個月的酒，到末了要做塊一個字的匾送你呢。」祝三公見他說得前言不應後語，這種形像心中好生發笑，也便鬧笑道：「聖僧這話太欺人了，四字的匾是有的，三字的匾也是有的，就連城隍廟『問心』的那塊匾也要得兩個字，怎樣會一個字呢？若說是一個字的匾，大約也沒有別的字，除非是個『福』字了？」濟公大笑道：「虧你，虧你。福字呢，俺和尚不怕你見惱，告訴你明白罷是個恨字。」祝三公聽說，便向他瞪一瞪眼，又故意鬧笑道：「我祝三公一些恨事不得，你聖僧冤枉我的。」濟公發急道：「俺何嘗冤枉你，你平心想一想，人家本領不如你，名頭反比你大，你不要恨煞了嗎？」祝三公被他這一個當面嘲笑，心中果然就有些恨起來了，便說道：「我明日也到剿匪營去投效。」濟公搖頭道：「不確，不確，你是說的假話。」祝三公道：「聖僧面前那敢說假話呢。」濟公道：「不確，不確，就便不全假，光景總有一半假。」祝三公大笑道：「聖僧這話格外奇異了。一句話出了口，說真是真的，說假是假的，那裡還有半真半假嗎？不是我祝三公在聖僧面前說句自滿的話，大約一生一世不曾說過半個字的謊。」

濟公聽畢，便招一招手，把周仁、周義、周信、褚彪一齊喊到面前，說道：「這老頭兒說話狡猾得很，你們來作一個見證。他說他明日到剿匪營投效，俺說他這句話有一半假，他說他一世不曾說過半字的假話。俺和尚有個肉頭脾氣，偏要揀他說話查點查點，假如查出一個字的假話出來，便怎樣呢？」說著又望著祝三公說道：「老頭子，你就當著你的女婿們作個見證，認個賭頭是了。」祝三公道：「你聖僧只管查點，如查點到真有半字的假話，我祝三公就誓不為人！」濟公聽畢大笑道：「好的，好的，俺也不查點了。明日一早我們就一同動身罷。」祝三公道：「明日還來不及，家中卻因請客耽誤著呢。」濟公才一聽完，突然那一個哈

哈足傳了有半里路。畢竟濟公因何這樣發笑，且聽下回分解。